

第七十八回

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

话说齐景公见晋不能伐楚，人心星散，代兴之谋愈急，乃纠合卫、郑，自称盟主。鲁昭公前为季孙意如所逐，景公谋纳之，意如固拒不从，昭公改而求晋。晋荀跢得意如贿赂，亦不果纳，昭公客死。意如遂废太子衍及母弟务人，而援立庶子宋为君，是为定公。因季氏与荀跢通贿，遂事晋而不事齐。齐侯大怒，用世臣国夏为将，屡侵鲁境，鲁不能报。未几，季孙意如卒，子斯立，是为季康子。说起季、孟、叔三家，自昭公在国之日，已三分鲁国，各用家臣为政，鲁君不复有公臣。于是家臣又窃三大夫之权，展转恣肆，凌铄其主。今日季孙斯、孟孙无忌、叔孙州仇，虽然三家鼎立，邑宰各据其城，以为己物，三家号令不行，无可奈何。季氏之宗邑曰费，其宰公山不狃；孟氏之宗邑曰成，其宰公敛阳；叔氏之宗邑曰郈，其宰公若藐。这三处城垣，皆三家自家增筑，极其坚厚，与曲阜都城一般。那三个邑宰中，惟公山不狃尤为强横。更有家臣一人，姓阳名虎字货，生得鸳肩巨颡，身長九尺有余，勇力过人，智谋百出，季斯起初任为腹心，使为家宰，后渐专季氏之家政，擅作威福，季氏反为所制，无可奈何。季氏内为陪臣所制，外受齐国欺凌，束手无策。时又有少正卯者，为人博闻强记，巧辩能言，通国号为“闻人”，三家倚之为重。卯面是背非，阴阳其说，见三家则称颂其佐君匡国之功，见阳虎等又托为强公室抑私家之说，使之挟鲁侯以令三家，挑得上下如水火，而人皆悦其辨给，莫悟其奸。

内中单说孟孙无忌，乃仲孙矪之子，仲孙蔑之孙，矪在位之日，慕鲁国孔仲尼之名，使其子从之学礼。那孔仲尼名丘，其父叔梁纥尝为邹邑大夫，即偃阳手托悬门之勇士也。纥娶于鲁之施氏，多女而无子，其妾生一子曰孟皮，病足成废人，乃求婚于颜氏。颜氏有五女，俱未聘，疑纥年老，谓诸女曰：“谁愿适邹大夫者？”诸女莫对，最幼女曰徵在，出应曰：“女子之义，在家从父，惟父所命，何

问焉？”颜氏奇其语，即以徵在许婚。既归纥，夫妇忧无子，共祷于尼山之谷。徵在升山时，草木之叶皆上起，及祷毕而下，草木之叶皆下垂。是夜，徵在梦黑帝见召，嘱曰：“汝有圣子，若产必于空桑之中。”觉而有孕。一日，恍惚若梦，见五老人列于庭，自称“五星之精”，狎一兽，似小牛而独角，文如龙鳞，向徵在而伏。口吐玉尺，上有文曰：“水精之子，继衰周而素王。”徵在心知其异，以绣绂系其角而去。告于叔梁纥，纥曰：“此兽必麒麟也。”及产期，徵在问：“地有名空桑者乎？”叔梁纥曰：“南山有空窠，窠有石门而无水，俗名亦呼空桑。”徵在曰：“吾将往产于此。”纥问其故，徵在乃述前梦，遂携卧具于空窠中。其夜，有二苍龙自天而下，守于山之左右，又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，以沐徵在，良久乃去，徵在遂产孔子。石门中忽有清泉流出，自然温暖，浴毕泉即涸。今曲阜县南二十八里，俗呼女陵山，即空桑也。孔子生有异相，牛唇虎掌，鸢肩龟脊，海口辅喉，顶门状如反宇。父纥曰：“此儿秉尼山之灵。”因名曰丘，字仲尼。仲尼生未几而纥卒，育于徵在。既长，身長九尺六寸，人呼为“长人”。有圣德，好学不倦。周游列国，弟子满天下，国君无不敬慕其名，而为权贵当事所忌，竟无能用之者。

是时适在鲁国，无忌言于季斯曰：“欲定内外之变，非用孔子不可。”季斯召孔子，与语竟日，如在江海中，莫窥其际。季斯起更衣，忽有费邑人至，报曰：“穿井者得土缶，内有羊一只，不知何物？”斯欲试孔子之学，嘱使勿言，既入座，谓孔子曰：“或穿井于土中得狗，此何物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以某言之，此必羊也，非狗也。”斯惊问其故。孔子曰：“某闻山之怪曰夔魍魎，水之怪曰龙罔象，土之怪曰羆羊。今得之穿井，是在土中，其为羊必矣。”斯曰：“何以谓之羆羊？”孔子曰：“非雌非雄，徒有其形。”斯乃召费人问之，果不成雌雄者。于是大惊曰：“仲尼之学，果不可及！”乃用为中都宰。

此事传闻至楚，楚昭王使人致币于孔子，询以渡江所得之物。孔子答使者曰：“是名萍实，可剖而食也。”使者曰：“夫子何以知之？”孔子曰：“某曾问津于楚，闻小儿谣曰：‘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尝之甜如蜜。’是以知之。”使者曰：“可常得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萍者，浮泛不根之物，乃结而成实，虽千百年不易得也。此乃散而复聚，衰而复兴之兆，可为楚王贺矣。”使者归告昭王，昭王叹服不已。孔子在中都大治，四方皆遣人观其政教，以为法则。鲁定公知其贤，召为司空。

周敬王十九年，阳虎欲乱鲁而专其政，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，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，乃与二人商议。欲以计先杀季孙，然后并除仲叔，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，以叔孙辄代州仇之位，己代孟孙无忌之位。虎慕孔子之贤，欲招致门

下,以为己助,使人讽之来见,孔子不从。乃以蒸豚馈之,孔子曰:“虎诱我往谢而见我也。”令弟子伺虎出外,投刺于门而归,虎竟不能屈。孔子密言于无忌曰:“虎必为乱,乱必始于季氏,子预为之备,乃可免也。”无忌伪为筑室于南门之外,立栅聚材,选牧圉之壮勇者三百人为佣,名曰兴工,实以备乱。又语成宰公斂阳使缮甲待命,倘有报至,星夜前来赴援。是年秋八月,鲁将行禘祭,虎请以禘之明日享季孙于蒲圃。无忌闻之曰:“虎享季孙,事可疑矣。”乃使人驰告公斂阳,约定日中率甲由东门至南门,一路观变。至享期,阳虎亲至季氏之门,请季斯登车,阳虎在前为导,虎之从弟阳越在后,左右皆阳氏之党,惟御车者林楚,世为季氏门下之客。季斯心疑有变,私语林楚曰:“汝能以吾车适孟氏乎?”林楚点头会意,行至大衢,林楚遽挽辔南向,以鞭策连击其马,马怒而驰。阳越望见,大呼:“收辔!”林楚不应,复加鞭,马行益急。阳越怒,弯弓射楚不中,亦鞭其马,心急鞭坠,越拾鞭,季氏之车已去远矣。季斯出南门,径入孟氏之室,闭其栅,号曰:“孟孙救我!”无忌使三百壮士,挟弓矢伏于栅门以待。须臾,阳越至,率其徒攻栅,三百人从栅内发矢,中者辄倒,阳越身中数箭而死。

且说阳货行及东门,回顾不见了季孙,乃转辕复循旧路,至大衢,问路人曰:“见相国车否?”路人曰:“马惊,已出南门矣。”语未毕,阳越之败卒亦到,方知越已射死,季孙已避入孟氏新宫。虎大怒,驱其众急往公宫,劫定公以出朝。遇叔孙州仇于途,并劫之。尽发公宫之甲与叔孙氏家众,共攻孟氏于南门,无忌率三百人力拒之。阳虎命以火焚栅,季斯大惧。无忌使视日方中,曰:“成兵且至,不足虑也。”言未毕,只见东角上一员猛将,领兵呼哨而至,大叫:“勿犯吾主!公斂阳在此!”阳虎大怒,便奋长戈,迎住公斂阳厮杀。二将各施逞本事,战五十余合,阳虎精神愈增,公斂阳渐渐力怯,叔孙州仇遽从后呼曰:“虎败矣!”即率其家众,前拥定公西走,公徒亦从之。无忌引壮士开栅杀出,季氏之家臣苦越亦帅甲而至。阳虎孤寡无助,倒戈而走,入欢阳关据之,三家合兵以攻关,虎力不能支,命放火焚莱门。鲁师避火却退,虎冒火而出,遂奔齐国。见景公,以所据欢阳之田献之,欲借兵伐鲁。大夫鲍国进曰:“鲁方用孔某,不可敌也。不如执阳虎而归其田,以媚孔某。”景公从之。乃囚虎于西鄙。虎以酒醉守者,乘輜车逃奔宋国,宋使居于匡。阳虎虐用匡人,匡人欲杀之。复奔晋国,仕于赵鞅为臣,不在话下。宋儒论阳虎以陪臣而谋贼其家主,固为大逆,然季氏放逐其君,专执鲁政,家臣从旁窃视,已非一日,今日效其所为,乃天理报施之常,不足怪也。有诗云:

当时季氏凌孤主,今日家臣叛主君。

自作忠奸还自受，前车音响后车闻。

又有言鲁自惠公之世，僭用天子礼乐，其后三桓之家，舞八佾，歌雍彻，大夫目无诸侯，故家臣亦目无大夫，悖逆相仍，其来远矣。诗云：

九成干戚舞团团，借问何人启僭端？

要使国中无叛逆，重将礼乐问《周官》。

齐景公失了阳虎，又恐鲁人怪其纳叛，乃使人致书鲁定公，说明阳虎奔宋之故，就约鲁侯于齐、鲁界上夹谷山前，为乘车之会，以通两国之好，永息干戈。定公得书，即召三家商议。孟孙无忌曰：“齐人多诈，主公不可轻往。”季孙斯曰：“齐屡次加兵于我，今欲修好，奈何拒之？”定公曰：“寡人若去，何人保驾？”无忌曰：“非臣师孔某不可。”定公即召孔子，以相礼之事属之。乘车已具，定公将行，孔子奏曰：“臣闻‘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。’文武之事，不可相离。古者，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从。宋襄公会孟之事可鉴也。请具左右司马，以防不虞。”定公从其言，乃使大夫申句须为右司马，乐颀为左司马，各率兵车五百乘，远远从行。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三百乘，离会所十里下寨。既至夹谷，齐景公先在，设立坛位，为土阶三层，制度简略。齐侯幕于坛之右，鲁侯幕于坛之左。孔子闻齐国兵卫甚盛，亦命申句须、乐颀紧紧相随。时齐大夫黎弥以善谋称，自梁邱据死后，景公特宠信之。是夜，黎弥叩幕请见，景公召入，问：“卿有何事，昏夜来此？”黎弥奏曰：“齐、鲁为仇，非一日矣。止为孔某贤圣，用事于鲁，恐其他日害齐，故为今日之会耳。臣观孔某为人，知礼而无勇，不习战伐之事，明日主公会礼毕后，请奏四方之乐以娱鲁君，乃使莱夷三百人假做乐工，鼓噪而前，觑便拿住鲁侯，并执孔某。臣约会车乘，从坛下杀散鲁众，那时鲁国君臣之命，悬于吾手，凭主公如何处分，岂不胜于用兵侵伐耶？”景公曰：“此事可否，当与相国谋之。”黎弥曰：“相国素与孔某有交，若通彼得知，其事必不行矣，臣请独任。”景公曰：“寡人听卿，卿须仔细！”黎弥自去暗约莱兵行事去了。

次早，两君集于坛下，揖让而登。齐是晏婴为相，鲁是孔子为相，两相一揖之后，各从其主，登坛交拜，叙太公、周公之好，交致玉帛酬献之礼，既毕，景公曰：“寡人有四方之乐，愿与君共观之。”遂传令先使莱人上前，奏其本土之乐。于是坛下鼓声大振，莱夷三百人，杂执旄旌、羽袞、矛戟、剑楯，蜂拥而至，口中呼哨之声，相和不绝，历阶之半，定公色变。孔子全无惧意，趋立于景公之前，举袂而言曰：“吾两君为好会，本行中国之礼，安用夷狄之乐？请命有司去之。”晏子不知黎弥之计，亦奏景公曰：“孔某所言，乃正礼也。”景公大惭，急麾莱夷使退，黎弥伏于坛下，只等莱夷动手，一齐发作；见齐侯打发下来，心中甚愠，乃召

本国优人，吩咐：“筵席中间召汝奏乐，要歌《敝笱》之诗，任情戏谑，若得鲁君臣或笑或怒，我这里有重赏。”原来那诗乃文姜淫乱故事，欲以羞辱鲁国。黎弥升阶奏于齐侯曰：“请奏宫中之乐，为两君寿。”景公曰：“宫中之乐，非夷乐也。可速奏之。”黎弥传齐侯之命，倡优侏儒二十余人，异服涂面，装女扮男，分为二队，拥至鲁侯面前，跳的跳，舞的舞，口中齐歌的都是淫词，且歌且笑。孔子按剑张目，觑定景公奏曰：“匹夫戏诸侯者，罪当死！请齐司马行法！”景公不应，优人戏笑如故。孔子曰：“两国既已通好，如兄弟然，鲁国之司马，即齐之司马也。”乃举袖向下麾之，大呼：“申句须、乐颀何在？”二将飞驰上坛，于男女二队中，各执领班一人，当下斩首，余人惊走不迭。景公心中骇然。鲁定公随即起身，黎弥初意还想于坛下邀截鲁侯，一来见孔子有此手段，二来见申、乐二将英雄，三来打探得十里之外，即有鲁军屯扎，遂缩颈而退。会散，景公归幕，召黎弥责之曰：“孔某相其君，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，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。寡人本欲修好，今反成仇矣。”黎弥惶恐谢罪，不敢对一语。晏子进曰：“臣闻：‘小人知其过，谢之以文；君子知其过，谢之以质。’今鲁有汶阳之田三处，其一曰欢，乃阳虎所献不义之物；其二曰郛，乃昔年所取以寓鲁昭公者；其三曰龟阴，乃先君顷公时仗晋力索之于鲁者。那三处皆鲁故物，当先君桓公之日，曹沫登坛劫盟，单取此田，田不归鲁，鲁志不甘，主公乘此机以三田谢过，鲁君臣必喜，而齐、鲁之交固矣。”景公大悦，即遣晏子致三田于鲁。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。史臣有诗云：

纷然鼓噪起莱戈，无奈坛前片语何？

知礼之人偏有勇，三田买得两君和。

又诗单赞齐景公能虚心谢过，所以为贤君，几于复霸。诗云：

盟坛失计听黎弥，臣谏君从两得之。

不惜三田称谢过，显名千古播华夷。

这汶阳田原是昔时鲁僖公赐与季友者，今日名虽归鲁，实归季氏。以此季斯心感孔子，特筑城于龟阴，名曰谢城，以旌孔子之功，言于定公，升孔子为大司寇之职。

时齐之南境，忽来一大鸟，约长三尺，黑身白颈，长喙独足，鼓双翼舞于田间，野人逐之不得，飞腾望北而去。季斯闻有此怪，以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此鸟名曰‘商羊’，生于北海之滨。天降大雨，商羊起舞，所见之地，必有淫雨为灾。齐、鲁接壤，不可不预为之备。”季斯预戒汶上百姓，修堤盖屋。不三日，果然天降大雨，汶水泛滥，鲁民有备无患。其事传布齐邦，景公益以孔子为神。自是孔子博学之名，传播天下，人皆呼为“圣人”矣。有诗为证：

五典三坟漫究详，谁知萍实辨商羊？

多能将圣由天纵，赢得芳名四海扬。

季斯访人才于孔子之门，孔子荐仲由、冉求可使从政，季氏俱用为家臣。忽一日，季斯问于孔子曰：“阳虎虽去，不狃复兴，何以制之？”孔子曰：“欲制之，先明礼制。古者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雉之城，故邑宰无所凭以为乱。子何不堕其城，撤其武备？上下相安，可以永久。”季斯以为然，转告于孟、叔二氏。孟孙无忌曰：“苟利家国，吾岂恤其私哉？”时少正卯忌孔子师徒用事，欲败其功，使叔孙辄密地送信于公山不狃。不狃欲据城以叛，知孔子素为鲁人所敬重，亦思借助，乃厚致礼币，遗以书曰：

鲁自三桓擅政，君弱臣强，人心积愤。不狃虽为季宰，实慕公义，愿以费归公为公臣，辅公以锄强暴，俾鲁国复见周公之旧。夫子倘见许，愿移驾过费，面决其事，不腆路犒，伏惟不鄙。

孔子谓定公曰：“不狃若叛，未免劳兵。臣愿轻身一往，说其回心改过，何如？”定公曰：“国家多事，全赖夫子主持，岂可去寡人左右耶？”孔子遂却其书币。不狃见孔子不往，遂约会成宰公敛阳、郈宰公若藐，同时起兵为逆。阳与藐俱不从。却说郈邑马正侯犯，勇力善射，为郈人所畏服，素有不臣之志，遂使圉人刺藐杀之，自立为郈宰，发郈众登城为拒命之计。

州仇闻郈叛，往告无忌，无忌曰：“吾助子一臂，当共灭此叛奴。”于是孟、叔二家连兵往讨，遂围郈城。侯犯悉力拒战，攻者多死，不能取胜。无忌教州仇求援于齐。时叔氏家臣驺赤在郈城中，伪附侯犯，侯犯亲信之。赤谓犯曰：“叔氏遣使如齐乞师矣。齐、鲁合兵不可当也，子何不以郈降齐？齐外虽亲鲁，内实忌之。得郈可以逼鲁，齐必大喜，而倍以他地酬子。总之得地，而可去危以就安，又何不利之有？”侯犯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遣人乞降于齐，以郈邑献之。齐景公召晏婴问曰：“叔孙氏乞兵伐郈，侯犯又以郈来降，寡人将何适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方与鲁讲好，岂可受其叛臣之献乎？助叔孙氏为是。”景公笑曰：“郈乃叔孙私邑，于鲁侯无与，况叔孙氏君臣自相鱼肉，鲁之不幸，实齐之幸也。寡人有计在此，当两许其使以误之。”乃使司马穰苴屯兵于界上，以观其变。若侯犯能御叔孙，更分兵据郈，迎侯犯归于齐国；若叔孙胜了侯犯，便说助攻郈城，临时便宜行事，此是齐景公的奸雄处。

却说驺赤见侯犯遣使往齐去了，复谓犯曰：“齐新与鲁侯为会，助鲁助郈，未可定也。宜多置兵甲于门，万一事变不测，可以自卫。”侯犯乃一勇之夫，信为好语，遂选精甲利兵，留于门下，驺赤将羽书射于城外，鲁兵拾得，献于州仇。州

仇发书看之，书中言：“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，不日城中当有内变，主君不须挂念。”州仇大喜，报知无忌，严兵以待。数日后，侯犯使者自齐回，言：“齐侯已许下矣，愿以他邑相偿。”驺赤入贺侯犯而出，使人宣言于众曰：“侯氏将迁郕民以附齐，使者回言齐师将至，奈何！”一时人情汹汹，多有造驺赤处问信者。赤曰：“吾亦闻之，齐新与鲁好，不便得地，将迁尔户口，以实聊摄之虚耳。”自古道：“安土重迁。”说了离乡背井，那一个不怕的？众人听说，互相传语，各有怨心。忽一夜，驺赤探知侯犯饮酒方酣，遂命心腹数十人，绕城大呼曰：“齐师已至城外矣！吾等速治行李，三日内便要起身。”因继以哭。郕众大惊，俱集于侯氏之门，此时老弱惟有涕泣，那壮者无不咬牙切齿，愤恨侯犯。忽见门内藏甲甚多，正适其用，大家抢得穿著起来，各执兵器，发声喊，将侯犯家四面围住，连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，与众助兴了。驺赤亟入告侯犯曰：“郕众不愿附齐，满城俱变，子更有甲兵否？吾请率而攻之。”犯曰：“甲兵俱被众掠取矣，今日之事，免祸为上。”驺赤曰：“吾舍命送子。”遂出谓众曰：“汝等让一路，容侯氏出奔，侯氏出，齐师亦不至矣。”众人依言，放开一路。驺赤当先，侯犯在后，家属尚有百余人，车十余乘，驺赤直送出东门，因引鲁兵入于郕城，安抚百姓。无忌请追侯犯，驺赤曰：“臣已许之免祸矣。”乃纵之不追。遂堕郕城三尺，即用驺赤为郕宰。侯犯奔齐师，穰苴知鲁师已定郕，乃班师还齐，州仇无忌亦回鲁国。

公山不狃初闻侯犯据郕以叛，叔、仲二家往讨，喜曰：“季氏孤矣！乘虚袭鲁，国可得也。”遂尽驱费众，杀至曲阜，叔孙辄为内应，开门纳之。定公急召孔子问计。孔子曰：“公徒弱，不足用也。臣请御君以往季氏。”遂驱车至季氏之宫，宫内有高台，坚固可守，定公居之。少顷，司马申句须、乐颀俱至。孔子命季斯尽出其家甲，以授司马，使伏于台之左右，而使公徒列于台前。公山不狃同叔孙辄商议曰：“我等此举，以扶公室抑私家为名，不奉鲁侯为主，季氏不可克也。”乃齐叩公宫，索定公不得，盘桓许久，知己往季氏，遂移兵来攻，与公徒战，公徒皆散走。忽然左右大噪，申句须，乐颀二将领著精甲杀至，孔子扶定公立于台上，谓费人曰：“吾君在此，汝等岂不知顺逆之理？速速解甲，既往不咎！”费人知孔子是个圣人，谁敢不听，俱舍兵拜伏台下，公山不狃、叔孙辄势穷，遂出奔吴国去了。

叔孙州仇回鲁，言及郕都已堕，季斯亦命堕了费城，复其初制。无忌亦欲堕成都，成宰公敛阳问计于少正卯，卯曰：“郕、费因叛而堕，若并堕成，何以别子于叛臣乎？汝但云：‘成乃鲁国北门之守，若堕成，齐师侵我北鄙，何以御之？’坚持其说，虽拒命不为叛也。”阳从其计，使其徒穿甲而登城，谢叔孙氏曰：“吾

非为叔孙氏守，为鲁社稷守也。恐齐兵旦暮猝至，无守御之具，愿捐此性命，与城俱碎，不敢动一砖一土！”孔子笑曰：“阳不辨此语，必‘闻人’教之耳。”季斯嘉孔子定费之功，自知不及万分之一，使摄行相事，每事谘谋而行。孔子有所陈说，少正卯辄变乱其词，听者多为所惑。孔子密奏于定公曰：“鲁之不振，由忠佞不分、刑赏不立也。夫护嘉苗者，必去莠草。愿君勿事姑息，请出太庙中斧钺，陈于两观之下。”定公曰：“善。”明日，使群臣参议成城不堕利害，但听孔子裁决。众人或言当堕，或言不当堕。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，献堕成六便。何谓六便？一、君无二尊；二、归重都城形势；三、抑私门；四、使跋扈家臣无所凭借；五、平三家之心；六、使邻国闻鲁国兴革当理，知所敬重。孔子奏曰：“卯误矣！成已作孤立之势，何能为哉？况公敛阳忠于公室，岂跋扈之比？卯辩言乱政，离间君臣，按法当诛！”群臣皆曰：“卯乃鲁闻人，言或不当，罪不及死。”孔子复奏曰：“卯言伪而辩，行僻而坚，徒有虚名惑众，不诛之无以为政，臣职在司寇，请正斧钺之典。”遂命力士缚卯于两观之下，斩之。群臣莫不变色，三家心中亦俱凜然。史臣有诗云：

养高华士太公诛，孔子偏将少正除。

不是圣人开正眼，世间尽读两人书。

自少正卯诛后，孔子之意始得发舒，定公与三家皆虚心以听之。孔子乃立纲陈纪，教以礼义，养其廉耻，故民不扰而事治。三月之后，风俗大变。市中鬻羔豚者，不饰虚价；男女行路，分别左右，不乱；遇路有失物，耻非己有，无肯拾取者。四方之客，一入鲁境，皆有常供，不至缺乏，宾至如归。国人歌之曰：“袞衣章甫，来适我所；章甫袞衣，慰我无私。”此歌诗传至齐国，齐景公大惊曰：“吾国必为鲁所并矣！”不知景公如何计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